

江湖夜雨十年燈

我的從政生涯 (三)

● 關 中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大學教授)

推廣民主化制度化

第三：我的從政後期從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到行政院青輔會，當年十一月到執政黨組工會，然後專任副秘書長到離開中央黨部為止。

青輔會是一個做好事，好做事的單位，做好事是天天在幫助別人。幫助別人，別人會很高興，好做事是工作內容單純與海外學人、留學生聯繫是件多麼高雅與愉快的工作，很可惜，官運不濟祇做了半年，但是這半年的確很愉快。我對這半年的感覺是做任何事全力以赴，而且要爭取該爭取的，要講該講的話，當時因為籌辦國建會，其中有關國是討論部份老是被上級單位刪除，我就問：「爲什麼？」，有關人士答以：「不學政治的人，怎能談政治？」我反駁說不學政治的人爲什麼不能談政治？關心政治是每個人的權利，海外學人回國來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表達及聽取國是的意思，如果政府的首長不能說明國家的政策，不能爲政策辯護，他有什麼資格擔任這項工

作？在我力爭下，終於在次年的國建會中設置了國是討論的項目，但聽說在我離開後，又被取消胸襟，而且要鼓勵人家講話，要鼓勵大家面對問題。行政首長反對的原因是海外學人所提的問題太尖銳，讓他們無法答覆，我認爲如果無法答覆，那你不要做這個部長，如果連答覆問題的能力都沒有，如何當部長呢？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我在美國洛杉磯搭機飛加拿大參加一項海外學人的聚會，起飛前被台北電話召回，要我出任執政黨組織工作會主任。我在組工會兩年的時間一方面規劃準備民國七十八年的選舉，但最重要的是在做黨務革新工作。我上班第一天，當時李秘書長（李煥）就交代了二十一件事情，每一件都與黨務革新有關。我兩年來都是在做與黨務革新具體規劃有關的工作，這些規劃工作原本預定在執政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但在黨內初步討論時遭受杯葛，而且爲顧及十三全會的和諧，便決定會後再做，

會後李登輝主席也說「開完大會後第一件事就是積極推動黨的革新」。

黨務革新工作有困難，有阻力，但我從未放棄努力去突破，譬如：我一直主張黨的民主化、制度化，在黨的歷史上，有兩件事情我們做了重大的突破：

一、十三全大會黨代表由直接選舉產生。過去執政黨全會的代表都是間接產生，我們第一次看到爭取黨代表的人士，包括一些身分顯赫的人士挨家挨戶的拜訪黨員，這是過去沒有的事。中央委員過去全部由主席提名，再由大家圈選。十三全會改爲一半提名，一半連署產生。這個突破代表了一項非常重大的意義，國民黨畢竟朝向民主化、制度化邁開了一大步。

二、七十八年我們推動的初選，事前也遭到很多的質疑，事後也有很多的批評，這些我都承認。但是我要強調，初選最大的目的在改善國民黨的體質，如果國民黨要從一個支配性的政黨變成競爭性的政黨，在黨內就要有競爭，它一定要

先由下而上，要讓參加競選的人知道，平常就要走入基層接觸黨員，要得到黨員的支持，才能出來參加選舉，而不是搞好了關係得到上層的喜歡就可以出來選，這個區別太大了，對國民黨也太重要了。

我經歷了十幾年的輔選，我太了解選舉中的人性，選舉中的競爭與矛盾不是隨以大義、動之以情就能解決的，如果沒有制度上的規定，有志的參選人為什麼要在開始前兩年就辛辛苦苦的在基層經營，他祇要把上層的關係做好了，得到承諾，就可以放心了，這樣多簡單。但是這樣產生的國民黨候選人，會使國民黨有競爭能力嗎？沒有競爭能力，國民黨怎能在今後的選舉中繼續執政？國民黨要不要成為民主政黨？國民黨要不要成為競爭性的政黨？國民黨要不要成為羣衆性的政黨？愛護國民黨的人，期望國家走向政黨政治的人能不關心這些問題嗎？

民國七十八年選舉失利，身為輔選負責人，負起一切責任是理所當然，也是求仁得仁，所以我堅持要辭去黨的職務。但過去一年政局的變化，令關心國是的人感到疑慮與擔心，總歸來說，我以為，大家都盡了心，我也以為有些事是因為誤會、理念、決策方式上的歧異所造成的。台灣現在還處於權力過渡與轉移過程中。大體而言，我國政治的穩定性與安定性是很令人安慰與肯定的，根據政治發展理論中三個評估國家政治安定與制度化的標準來看：

一、當政治強人過後，權力的移轉是否平和，我國情形基本上是順利平和的、這是令人安慰

的。

二、國家內組織間的運作是否順暢，是否會因變化而有不和諧的現象，我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大致上也是令人肯定的。

三、政治上的積極份子是否認同國家，如果認同則政治安定是可期的，如果不認同，政治安定就會受到考驗。今日我國的問題，如果以執政黨來說，黨員是否認同國民黨，如果黨員認同國民黨，即使今日有民進黨不認同國家的情形，國民黨權力的基礎還相當穩固，尙不致構成憂慮；相反地，如果連黨員都不認同黨，我認為這比民進黨不認同國家還要危險，這是今天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心存感激全力奉獻

對於選舉，我經歷過多次大小選舉，多少有一些心得。第一、選舉最重要的是要重視選民的心理，要了解選民的結構。「民爲邦本」，選民是所有政治的基礎，一個政府，一個政黨如果不重視選民，它在其他方面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第二、要重視政治倫理，地方上有派系，我們固然要淡化它，但也要尊重它，而且最好是促成派系良性的運作與合作。台灣的地方派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幾年的變化很大，很多地方的派系也已開始在合作了，當然也有些地方的派系競爭非常的惡質化。我們如何促成派系的良性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從事選舉與輔選的工作必須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我從民國七十年參加輔選工作，便主張以黨員意見反映，做

爲提名的依據，經過七年的努力，終於走向制度化的初選。由於一些人不能放棄特權的觀念，也不了解黨的真正危機，對初選制度頗有微詞，最後只得做了若干的妥協，我個人認爲方法可以一再修改，也可循序漸進，但基本理念一定要堅持。第四、要儘可能培養新而優秀的人選，這方面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但不容易，甚至困難重重。主要一方面要在制度上能配合，另一方面要有計劃。第五、反對特權，今天台灣最可貴的特點便是平等觀念深入民心，大家反對特權、反對任何不公道、不正義的事情，這在民間已經有了共識。我認為不論是政黨或是政府均應了解民衆的心態，更不可鼓勵某些人對黨予取予求、貪得無厭，有些人確實認爲他應該比別人享有特權，做任何事都要比別人佔便宜，多得一些利益，這種情形我們不但不能鼓勵更不可以姑息。

大家也經常在談選風的問題，我在學術界的朋友常常問我：「你擔任輔選工作，選風也沒改善，提名的人選也不理想」，我除了儘可能說明選舉的實際情況外，也經常反問：「你們學術界又做了那些事來幫助民意代表」。依據我的了解，民意代表並不如外界想像那麼自甘墮落，確實是有人很想上進，但卻沒有機會，也沒有好的環境。所以我成立「民主基金會」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藉學術界的力量來幫助民意代表，提昇他們問政的素質與水準，來幫他們做研究，來幫他們充實質詢內容，來幫他們審查法案。

改善選風，從長遠來看應從兩方面著手：第一、制度：在選舉法規中應著手研究如何改善選

風，第二、人才：選舉是一種比較的競賽，有的人是有錢但沒什麼能力，這種人太多了當然對國家社會不好，也有的人有才能但沒錢，如果能讓這些人也有當選的機會，國家社會當然有希望，形象自然良好。在選舉中是否每個人都花很多錢呢？七十八年有花一億兩千萬落選者，也有人花四百萬就能當選，為什麼？這還是要靠人才，如果候選人有能力，能被接受，選民還是會選擇他的。

我不高估也不低估選民，選民愈來愈會認同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而不祇是靠賄賂去投票的，我們必須儘快脫離傳統農業社會中不好的習慣。常常有人問我輔選的甘苦，我承認輔選是一件很艱苦的事，但我卻甘之如飴，原因很簡單，我沒有私心就不會有負擔與痛苦，同時會覺得自己已有使命感，有成就感。

總而言之，時代既然在變，潮流也在變，執政黨必須勇於創新，敢於突破。最後我認為學者從政首在貢獻所長，在能力以外的就不必強求，所以有人說我是「幾度夕陽紅，青山依舊在」這的確是如此。

其次要心存感激、全力奉獻，有人說：「關某人不必如此急躁，過些時候，國家自然會用他」，我套用一句歌名「其實你不懂我的心」，我怎會如此膚淺，只為自己打算？我希望為國家前途找一明確目標，大家共同奮鬥，這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做什麼都不重要，我為什麼而奮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堅持理想為執政黨奮鬥，今

天或許有人巴不得我關某人宣佈脫黨，來證明他對我的醜化，我可以說，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

我對執政黨的感情是「愛深不悔，情真無價」我永遠愛執政黨，並為它奮鬥，今天國家乃處

於分裂的狀態，所謂「國破山河在，努力要及時」，要努力把「台灣經驗」推廣到大陸上，早日促成中國的民主與統一，這是所有中國人幸福的保障也是中國人未來前途之所繫。（完）

聖文 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

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熙、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